

卷第二百四十八 談諧四

侯白 盧嘉言 陸操 薛道衡 劉焯 山東人 吃人 趙小兒 長孫無忌 任環 李績

李榮

侯白

隋侯白，州舉秀才，至京。機辯捷，時莫之比。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。路傍有槐樹，憔悴死。素乃曰：「侯秀才理道過人，能令此樹活否。」曰：「能。」素云：「何計得活。」曰：「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，即當自活。」素云：「因何得活。」答曰：「可不聞《論語》云，子在，回何敢死。」素大笑。開皇中，有人姓出，名六斤。欲參素，齎名紙至省門。遇白，請為題其姓。乃書曰：「六斤半。」名既入，素召其人問曰：「卿姓六斤半。」答曰：「是出六斤。」曰：「何為六斤半。」曰：「向請侯秀才題之，當是錯矣。」即召白至。謂曰：「卿何為錯題人姓名。」對云：「不錯。」素曰：「若不錯，何因姓出名六斤，請卿題之，乃言六斤半。」對曰：「向在省門，會卒無處見稱。既聞道是出六斤，斟酌只應是六斤半。」素大笑之。素關中人，白山東人，素嘗卒難之，欲其無對。而關中下俚人言音，謂水為霸。山東亦言擎將去為拚（音其朝反）刀去。素嘗戲白曰：「山東固多仁義，借一而得兩。」曰：「若為得兩。」答曰：「有人從其借弓者。乃曰：拚刀去。豈非借一而得兩？」白應聲曰：「關中人亦甚聰明，問一知二。」素曰：「何以得知。」白曰：「有人問，比來多兩，渭水漲否？」答曰：「霸長。豈非問一知二？」素於是伏其辯捷。白在散官，隸屬楊素，愛其能劇談。每上番日，即令談戲弄。或從旦至晚，始得歸。才出省門，即逢素子玄感。乃云：「侯秀才，可以玄惑說一個好話。」白被留連，不獲已。乃云：「有一大蟲，欲向野中覓肉，見一刺蝟仰臥，謂是肉羹。欲銜之，忽被蝟卷著鼻，驚走，不知休息。直至山中，因乏，不覺昏睡。刺蝟乃放鼻而去。大蟲忽起歡喜，走至橡樹下，低頭見橡門，乃側身語云：且來遭見賢尊，願郎君且避道。」素與白劇談，因曰：「今有一深坑，可有數百尺。公入其中，若為得出。」白曰：「入中不須餘物，唯用一針即出。」素曰：「用針何為？」答曰：「針頭中令水飽坑，拍浮而出。」素曰：「頭中何處有爾許水。」白曰：「若無爾許水，何因肯入爾許坑。」素又謂白曰：「僕為君作一謎，君射之，不得遲，便須罰酒。」素曰：「頭長一分，眉長一寸，未到日中，已打兩頓。」白應聲曰：「此是道人。」素曰：「君須作謎，亦不答遲。」白即云：「頭長一分，眉長一寸，未到日中，已打兩頓。」素曰：「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談。」白曰：「此是阿歷。」素大笑。白仕唐，嘗與人各為謎。白云：「必須是實物，不得虛作解釋。浪惑眾人，若解訖，無有此物，即須受罰。」白即云：「背共屋許大，肚共碗許大，口共盞許大。」眾人射不得。皆云：「天下何處有物，共盞許大口，而背共屋許大者，定無此物。必須共賭。」白與眾賭訖，解云：「此是胡燕窠。」眾皆大笑。又逢眾宴，眾皆笑白後至。俱令作謎，必不得幽隱難識，及詭譎希奇，亦不假合而成，人所不見者。白即應聲云：「有物大如狗，面貌極似牛。此是何物。」或云是獐，或云是鹿，皆雲不是。即令白解，云：「此是犢子。」白又與素路中遇胡，負青草而行。素曰：「長安路上，乃見青草湖。」須臾，又有兩醉胡。衣孝重服，騎馬而走。俄而一胡落馬。白曰：「真所謂孝乎，惟孝有之矣。」白初未知名，在本邑。令宰初至，白即謁。謂知識曰：「白能令明府作狗吠。」曰：「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，誠如言，我輩輸一會飲食。若妄，君當輸。」於是入謁，知識俱門外伺之。令曰：「君何須，得重來相見。」白曰：「公初至，民間有不便事，望諮公。公未到前，甚多賊盜。請命各家養狗，令吠驚，自然賊盜止息。」令曰：「若然，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，若為可得？」白曰：「家中新有一群犬，其吠聲與餘狗不同。」曰：「其聲如何？」答曰：「其吠聲慟慟者。」（明抄本「者」作「慟」未）令曰：「君全不識好狗吠聲。好狗吠聲，當作號號。恸恸聲者，全不是能吠之狗。」伺者聞之，莫不掩口而笑。白知得勝，乃云：「若覓如此能吠者，當出訪之。」遂辭而出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盧嘉言

隋盧嘉言就寺禮拜，因入僧房。一僧善於論議，嘉言即與談話。因相戲弄，此僧理屈。同坐二僧，即助此僧酬對。往復數回，三僧並屈。嘉言乃笑謂曰：「三個阿師，並不解樗蒲。」僧未喻，嘉言即報言：「可不聞樗蒲人云，三個禿，不敵一個盧。」觀者大笑，僧無以應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陸操

隋七兵尚書河間陸操無姿貌，有辯。嘗新婚，太子少保趙郡李□謂之曰：「屢逢射雉，幾度啟顏。」操曰：「息媯二子，不言不笑。」（出《談藪》）

薛道衡

隋前內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，謂盧思道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」思道答曰：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（出《談藪》）

劉焯

隋河間郡劉焯之（明抄本無「之」字。）從姪炫並有儒學，俱犯法被禁。縣吏不知（知字原缺，據明抄本、黃本補。）其大儒也，咸與之枷著。焯曰：「終日枷中坐，而不見家。」炫曰：「亦終日負枷坐。而不見婦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山東人

山東人娶蒲州女，多患癭。其妻母項癭甚大。成婚數月，婦家疑婿不慧。婦家置酒，盛會親戚，欲以試之。問曰：「某郎在山東讀書，應識道理，鴻鶴能鳴何意？」曰：「天使其然。」又曰：「松柏冬青何意？」曰：「天使其然。」又曰：「道邊樹有骨骹何意？」曰：「天使其然。」婦翁曰：「某郎全不識道理，何因浪住山東。」因以戲之曰：「鴻鶴能鳴者頸項長；松柏冬青者心中強；道邊樹有骨骹者，車撥傷。豈是天使其然。」婿曰：「請以所聞見奉酬，不知許否。」曰：「可言之。」婿曰：「蝦蟆能鳴，豈是頸項長？竹亦冬青，豈是心中強？夫人項下癭如許大，豈是車撥傷？」婦翁羞愧，無以對之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吃人

隋朝有人敏慧，然而口吃。楊素每閒悶，即召與劇談。嘗歲暮無事對坐，因戲之云：「有大坑澤。」

中，何法得出。」此人低頭良久，乃問云：「有梯出否？」素云：「只論無梯，若論有梯，何須更問。」其人又低頭良久，問曰：「白白白白日，夜夜夜夜地。」素云：「何須雲白日夜地，若為得出。」乃云：「若不是夜地，眼眼不瞎，為甚物入人裡許。」素大笑。又問云：「忽命公作將軍，有小城。兵不過一千已下，糧食唯有數日。城外被數萬人圍，若遣公向城中，作何謀計。」低頭良久，問云：「有有救救兵否？」素云：「只緣無救，所以問公。」沉吟良久，舉頭向素云：「審審如如公言，不免須敗。」素大笑。又問云：「計公多能。無種不解。今日家中，有人蛇咬足，若為醫治。」此人即應聲報云：「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，即即治。」素云：「五月何處得有雪。」答云：「若五月五日無雪，臘月何處有蛇咬。」素笑而遣之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趙小兒

隋有三藏法師，父本商胡，法師生於中國，儀容面目，猶作胡人。行業極高，又有辯捷。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，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。大德名僧，官人辯捷者，前後十餘人論議。法師隨難即對，義理不窮。最後有小兒姓趙，年十三，即出於眾中。法師辯捷既已過人，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，忽見此兒欲來論議，眾咸怪笑。小兒精神自若，即就座。大聲語此僧：「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，未審狐作阿闍黎，出何典語？」僧語云：「此郎（郎原作即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子聲高而身小，何不以聲而補身。」兒即應聲報云：「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，何不以聲而補身。法師眼深而鼻長，何不截鼻而補眼。」眾皆驚異，起立大笑。是時暑月，法師左手把如意，右手搖扇。眾笑聲未定，法師又思量答語：以所搖扇，掩面低頭。兒又大聲語云：「團圓形如滿月，不藏顧兔，翻掩雄狐。」眾大笑。法師即去扇，以如意指麾，別送問，並語未得盡，忽如意頭落。兒即起謂法師曰：「如意既折，義鋒亦摧。」即於座前，長揖而去。此僧既怒且慚，更無以應，無不驚歎稱笑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長孫無忌

唐太宗宴近臣，戲以嘲謔。趙公長孫無忌，嘲歐陽詢曰：「聳膊成山字，埋肩不出頭。誰家麟閣上，畫此一獼猴。」詢應曰：「縮（縮原作索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頭連背煖，俯當畏肚寒。只因心混混，所以麵糰團。」帝斂容曰：「歐陽詢，汝豈不畏皇后聞，趙公、皇后之兄也。」（出《國朝雜記》）

任環

唐管國公任環酷怕妻。太宗以功賜二侍子，環拜謝，不敢以歸。太宗召其妻，賜酒。謂之曰：「婦人妒忌，合當七出。若能改行無妒，則無飲此酒。不爾，可飲之。」曰：「妾不能改妒，請飲酒。」遂飲之。比醉歸。與其家死訣。其實非鳩也，既不死。他日，杜正倫譏弄環。環曰：「婦當怕者三，初娶之時，端居若菩薩，豈有人不怕菩薩耶。既長生男女，如養兒大蟲，豈有人不怕大蟲耶。年老面皺，如鳩盤茶鬼，豈有人不怕鬼耶。以此怕婦，亦何怪焉。」聞者歡喜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李績

曹（明抄本「曹」作「唐」）左司郎中封道弘，身形長大，而臀甚闊。道弘將入閣奏事，英公李績在後，謂道弘曰：「封道弘，你臀斟酌坐得即休，何須爾許大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李榮

唐有僧法軌，形容短小。於寺開講，李榮往共論議。往復數番。僧有舊作詩《詠榮》，於高座上誦之云：「姓李應須李，言榮又不榮。」此僧未及得道下句，李榮應聲接曰：「身長三尺半，頭毛猶未生。」四座歡喜，伏其辯捷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